

# 郭威在众人拥戴下迫不得已当上新皇帝



高天流云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从宋太祖赵匡胤充满传奇和争议的一生说起,全程解析大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帝国初期的历史迷局,把中国五代十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更替,每一次政权纷争,一一罗织在轻松幽默的解说中。

[上期回顾]

赵匡胤南下投奔父亲的故事,然而却并不得意。两年后,他只得北归另谋生路。北上途中,他加入了军队,跟随郭威去平息河中护国节度使李守贞的叛乱。郭威巧用智谋,只利用一些豆腐渣工程,就把这场让皇帝头疼的叛乱平息了。赵匡胤全程目睹了郭威平叛的风采。

戏说历史

郭威凯旋,带回了胜利和丰厚的战利品,让他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迎接他的有鲜花、奖金、升职、百官的祝贺,以及皇帝更加萎靡不振的脸。

时间又过去了四个月后,后汉皇帝刘承佑把郭威再次派上了战场,理由很简单——常规任务,抵挡契丹。于是郭威出征,但是等他到了报警地点,却连一根契丹人的马毛都没看见,不仅如此,连抢劫现场都没有。没等他报告平安无事请求撤军,皇帝的新命令就又到了。就地驻防,以防契丹。好了,郭威就这样被调出京城,到边疆站岗。被调出来的人都愤愤不平,但老于世故的郭威却只微微一笑。他摇了摇头,心想这个年轻的小姑娘,还真不是一般的难侍候。于是在他边关站岗的这些日子里,他心里经常念叨的,只是下一步要怎样和他的陛下进行沟通——陛下,我还能怎样来消除您的疑云呢?但事实上,这并不需要他来解,刘承佑自己都办了。

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皇帝杀人了,一共死了三个。只有三个,他们是杨邠、史弘肇、王章。他们按照每天的正常工时去上早朝,刚走到广政殿,数十名武士突然冲了出来,没有宣判,迎面一片刀光剑影,立即处决。就是这么粗暴简单,三个老谋深算,一生在阴谋诡计里打滚的人说死就死了。然后皇帝给这三个死人定了性,罪名一点都不新鲜——谋反。就这样,军权、财权一举收回。一切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刘承佑生平第一次杀人杀得干脆利落,但却留下了很大的隐患。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选择

动手的时候偏偏把郭威事先调了出去,千年之后,他的这个举动都让人费解。

接到消息时,郭威和自己的亲信死党宣徽使王峻在办公室里讨论契丹。这是他们每天都要关心的话题,就像英国人谈天气(在一定程度上,郭威正指着契丹过日子。没有契丹,就没有敌人,朝廷就不再需要他郭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得到这个消息后,郭威和王峻马上就都沉默了。很快就又有消息来了。这次是一封密信,从澶州快马加鞭抢在皇帝的诏书之前,交到了郭威的手上。信是以多人的名义寄给他的,这些人是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而这些人之所以串联在了一起,则完全是因为皇帝刘承佑。

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刘承佑密诏李弘义去澶州杀王殷,密诏郭崇去郭威驻地魏州杀郭威和王峻。李弘义最早得到命令,他证实这确实是皇帝的密诏后,第一时间来到了王殷面前,从怀里往外掏东西。激动人心的场面没有出现,他拿出来的是刀子,而是皇帝的诏书。就这样,年轻的小孩子刘承佑被出卖了。

郭崇紧跟就就到了。等待他的,是郭威已经恢复了平静的脸。他已经明白自己该怎么办。就这样,郭威亲眼看到了后汉皇帝刘承佑签署颁布的诏书。黄纸黑字,证据确凿。好了,他能给自己一个交代,也能给他的老上司,后汉第一任皇帝刘知远一个交代了。刘知远,你都看见了,不是我负你,而是你的儿子太不懂事。

幼稚的刘承佑完全没有

料到,他的诏书还有别的功能。诏书被郭威稍微改动了一下,还是杀人的命令,只是需要去死的人变成了郭威的各位重要下属。然后郭威非常难为地把诏书拿给他的下属们看。好了,这比什么都能鼓舞士气,军队立即集结,当天就向首都开封进发。

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封。局势完全失控了,开封的城门刚刚打开,没有任何的交接或者欢迎仪式,郭威的人马不由分说涌了进去,然后全体立即就地解散,向全城各个角落散开。一个字——抢!如果有人反抗,那么再加上一个字——杀!

抢劫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中午。郭威下令收队,宣布活动提前结束。然后,郭威很平静地站了起来,对身边的亲信说——“我们去皇宫吧,我好久没有向李太后请安了。”什么意思?大伙儿都愣了。郭威以实际行动打消了手下们的疑云,他真的走向了皇宫,没带多少人,也没带多少把刀。就在此时,一个非常震撼但是意料之中的消息终于也传来了。承佑被证明已经死了。他在昨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只逃出去了不到二十里,就在开封北郊一个叫赵村的小地方被自己的原部下郭允明追上杀死。

出人意料,郭威与李太后的见面感人至深。郭威的表现极为悲痛内疚,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表示真是愧对先帝几十年间对他的大恩大德,自己狼心狗肺真是大失臣子之道……李太后则充分理解了郭威的难处,且说自己教子无方,对郭威全家死光光的结果表示了最深切的哀

悼和遗憾……

几天之后,百官们的选举有了结果,新皇帝诞生了。这位“幸运儿”的名字叫刘口,他是刘知远陛下的弟弟刘崇的儿子,当选前的身份是武宁军节度使,驻地徐州。这位皇亲国戚远在徐州一点不知情,但是突然间已经富贵临门,想推都推不掉,居然成了下一任崭新出炉的后汉皇帝。为了让皇帝陛下能快点到任,众所公推,由老宰相、太师冯道(不倒翁再次出场)亲自去徐州,务必要把皇帝安全、迅速地接来开封,以便登基。

九天之后,郭威的军队真的全体开拔,向开封以北运动。一个公开的理由是——契丹。不要惊讶,也不要腻烦,虽然真的是很老套了。但是契丹的军队就是又来了,还得到由郭威去抵挡。

郭威的军队一路向北,一连走了半个月,士兵们越走越郁闷。为什么?一来他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快就离开开封;二来是因为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有多慢?请计算,他们十二月一日从开封出发,同月十六日才到达了澶州。澶州,就是最早给郭威报密信的王殷的地盘。就在一个月前,同样的从澶州到开封这段路,处于进攻态势的郭威只走了三四天!现在他们却要以此种蜗牛式的行军速度,去边境抗击来去如风,已经入侵的契丹兵团!大兵们感觉被骗了,想当初他们起兵时难道不是为了郭威吗?难道他们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都走向死亡而郭威却独善其身吗?无论如何都要把郭威也拉下水!这种情绪不断地酝酿积累,终

于在当月的十六日,大军到达澶州时,抓狂的沸点来到了。士兵们都不走了,公开统一了思想——我们当初拥立郭公打京师,已经个个负罪于刘氏,现在还要立刘氏为帝,将来还会有我们的好下场吗?

这样的话马上上传到了郭威的耳朵里,面对这样赤裸裸的话,该干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但郭威偏偏再次让人失望了。他只是说别让士兵们太累了,就在澶州放假三天,到十九日再开拔走路。十九日,大军勉强再次起程。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时,郭威的话不管用了,无论如何军队都再也驱赶不动了。队列散开,人人奔走,军队里最可怕的现象,哗变已经初步形成。

这时的郭威不再做任何努力,他甩开众人,躲进了一间民居里,充分表达了自己三个不的原则,即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但是很可惜,这间小小的路边民房根本难不住刚刚抢劫完开封的士兵们,只见转眼间一大群士兵拥了过来,紧跟着爬墙架梯冲进了屋里,把郭威团团围住,异口同声——请您当我们的皇帝吧!但是天杀的郭威仍然不为所动,还是不停地谦让。这时一个经典的、决定性的场面出现了,只见当时乱成一团的人群突然闪开了一条通道,有一个士兵抖开了一面刚刚卸下来的黄旗冲进了屋里,不由分说,就把郭威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众人簇拥,一哄而出。转瞬间,屋外面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数万名士兵终于看到了一个身披黄“袍”的郭威,一个新的皇帝真的就此诞生了!

# 叶尼娜和唐贵龙在暗室中门忽然被人撞开



薛舒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少女叶尼娜算不上绝色,但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的班主任,刘湾中学的唐老师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唐老师认定,这个女孩就是他的知己。已婚的唐老师把想法深藏在心里,热情洋溢地生活着。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心里的想法却长了翅膀,飞出体外谋杀了他。

[上期回顾]

这天下午的语文课上,叶尼娜居然举手发言了,她的主动让唐贵龙很高兴。自习课铃声响过后,唐贵龙先到了暗室,他有些激动地等着叶尼娜。叶尼娜来了,她的从容和自在反而让唐贵龙觉得不自在。暗室里的学习开始了,暗室的门却大开着,这让唐贵龙犯难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该关上门,还是就让它开着。

情感时空

思量再三,也只是在片刻间,唐贵龙终于决定把门关上,有些犹豫,关得并不十分干脆,并且,在碰上门的时候,他把门锁舌头扭进锁心扣上保险。现在,这门就算是处于关闭状态了,但只要伸手一推,门就可以轻易打开。也就是说,唐贵龙把暗室的门锁处理了一下,这样既让暗室成了真正的暗室而便于洗印照片,同时,也向任何对这扇门里的一切有兴趣的人表示他的坦荡。这门,是可以不费力气就推开的,当然,唐贵龙并不认为真的会有人推开这扇门,一旦推开,那他洗印的照片不就全报废了吗?以往的任何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对他这扇暗室的门表示过任何兴趣。那么,唐贵龙对门锁的处理,事实上是在安慰自己。他告诉自己,关门只是为了洗印照片的技术需要,而这门,其实是并不上锁的,是经得起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他的任何考验的。唐贵龙并不自欺欺人,他只是希望他的坦然不至于被人误解,但他却并不知道,他表达坦然的方式,恰恰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或者说,他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表达他的坦然,误解,是必定无疑的。

唐贵龙开始按照比例调配药液,一边做一边对身边的叶尼娜说:确保暗房不透光,这很重要。这些盘子和器具都要洗干净,玻璃板也要擦干净,药液要按照稀释度和温度调配好。好了,现在可以把胶卷缠入显影罐,然后把清水倒入罐中洗,洗完把水倒掉,再倒入显影液,注意搅拌……

暗室还未成为真正的暗室,做这些活的时候,屋里的一盏日光灯是开着的,叶尼娜站在唐贵龙身侧,当然离得很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比如化学课上做实验时,操作着一些试管和试剂的化学老师身边,不也常常紧紧围着一群、三五个,或者仅仅一个女生吗?

唐贵龙在讲述的间歇,脑子里就这么给自己做着一些毫无必要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只有他自己听到,但他还是十分郑重其事,这是一个心路历程,这能让他人更为确信自己是没有什么鬼念的。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唐贵龙打开安全灯,关闭了日光灯。现在,暗室里已是一片通红。叶尼娜似是对这红通通的环境有些不太适应,她看了一眼屋里的景致,所有器具都如,沐鲜血,她的呼吸就有些急促起来。唐贵龙正在调整装好了相纸的框架,然后又打开放大机灯,他并没有注意到叶尼娜的紧张,他继续说道:接下来要调整焦距,在调焦前至少让放大机灯亮1分钟,这样可以使底片预热。

于是,便有了这停顿的一分钟。一分钟仅仅六十秒,但这时候的六十秒,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六十秒了。唐贵龙停下了话,专注地对着放大机照射着的底片,身侧的叶尼娜,亦是缄口无语,眼睛同样看着正在预热中的底片。沉默,便把一些细微的声响放大了,比如呼吸,比如咳嗽,比如吞咽一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酸涩的口水时喉头间的蠕动,甚至肠胃正接近亏空而焦躁地向主人发出一

些徒劳却努力的提示。唐贵龙听到了,身侧的女生急促的呼吸近在咫尺,这急促,并不是因为某种情感的冲撞而急促,这急促,只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生命力旺盛的信息,如狭窄的小河流淌起来总是发出“哗哗”的水声,而宽阔的大河,却是无声无息,即便激烈奔涌,亦是波澜不惊。小河总是沉不住气,大河善于掩饰自己;小河遇到涨潮,便有了漫溢而出的危险,大河可以容纳更多的水量,水位升高,却依然平缓沉静;小河年轻而急切,大河世故而收敛;小河不知轻重缓急,大河严格掌控自己;小河是叶尼娜,大河是唐贵龙;小河是女学生,大河是男老师……血色沐浴的暗房里,小河终于按捺不住恐慌和焦虑,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唐老师,开日光灯吧,这个红灯,很吓人的。

唐贵龙笑起来,他宽厚而磁性的声音在血色空间里轻缓而出:洗印照片,怎么能开日光灯呢,别怕。

叶尼娜的惧怕不知从何而来,她竟靠前一步,细瘦的手臂已经抓住了唐贵龙粗壮而覆盖着并不浓密但也不算稀疏的毛发的胳膊:唐老师,我不想学了,我还是走吧。

唐贵龙本以为叶尼娜只是如一般女生那样,在从未经历过的场合里表示着自己的一点点小娇情。女生是很容易害怕的,事实上,她们未必真的害怕,她们只是用害怕来表示她们的弱小,从而得到强者者的保护。可是现在,唐贵龙本是看着放大机和底片的目光,终于被叶尼娜果真有些颤

抖的声音吸引了过来,他转过头,被血色沐浴着的女孩正抬头看他。女孩的轮廓依然美丽,白色泡泡纱连衣裙亦呈红色,她就在他的俯瞰之下,长发扎成一把辫子,细巧的脖子,凸凹有致却并不膨胀的身躯,在血色灯光中光滑柔和的脸蛋,只是眼睛已完全看不见,只有两排齐刷刷的睫毛遮挡着一双眸子,竟隐约有晶莹的水光闪烁。唐贵龙的心头,便莫名地紧紧一揪。那一刻,他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伟岸,他试图去保护这个不知为什么忽然恐惧起来的女生,他什么格掌控自己;小河是叶尼娜,大河是唐贵龙;小河是女学生,大河是男老师……血色沐浴的暗房里,小河终于按捺不住恐慌和焦虑,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唐老师,开日光灯吧,这个红灯,很吓人的。

唐贵龙笑起来,他宽厚而磁性的声音在血色空间里轻缓而出:洗印照片,怎么能开日光灯呢,别怕。

叶尼娜的惧怕不知从何而来,她竟靠前一步,细瘦的手臂已经抓住了唐贵龙粗壮而覆盖着并不浓密但也不算稀疏的毛发的胳膊:唐老师,我不想学了,我还是走吧。

慢慢地变成荡漾而起的涟漪,微微泛着波澜。

然后,一分钟就到了,放大机的灯可以关闭了,接下来该调整焦距了。唐贵龙想把放在女生肩头的手放下,但又感觉这手心的柔软一握,是如此让他舍不得放弃,多么好的女孩子,即便她就这么僵直地站着,也是多么可人之心。正在欲放不舍之时,暗室的门“咣当”一声巨响,门外的阳光像激流一样喷涌而入。唐贵龙揽着叶尼娜肩膀的单人造型,成了一张定格照片,突然暴露于阳光热辣的夏日午后。欣赏到这张照片的人,除了唐贵龙的结发妻子陈秀丽,还有刘湾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和保卫科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屋内的两个人,他们没有想到门未锁,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然后手挽手肩并肩齐心协力地撞向暗室的门。因为用力实在是太过猛烈,他们几乎扑倒在地,但他们还是站住了。当他们站稳后,便看见了,屋里的两个人,正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姿态站立着。其实,这姿态怎么能叫似是而非呢?这姿态十分明确地表示了一个确切的信息,一个男性语文教师,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女生,毋庸置疑地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故事。

唐贵龙把他的暗室门锁调到了任由谁都可以推门而入的状态,是为了证明他的清白。现在,这扇门却轻而易举地证明了唐贵龙已不再清白。唐贵龙自设陷阱,然后自投罗网。唐贵龙一手轻揽的女生,随着他一起,掉进了罗网。